

## 失落之城馬丘比丘與魔幻秘境復活節島（上）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腫瘤外科 沈茂昌醫師

早就對印加古國那巨大雄偉的石頭建築，千里通達的印加古道，層層疊疊的山谷梯田，設計巧妙的水利系統，還有復活節島那充滿傳奇、迷思、與神秘的海中孤島嚮往不已。

這次高醫腎臟內科陳鴻鈞主任趁赴智利聖地牙哥開醫學會之便，組團沿途遊覽印加古帝國遺跡，從古首都庫斯科沿著聖谷之重要古城鎮到聖山馬丘比丘，然後再乘船到印加發源地「的的喀喀湖」及太陽島，順道參觀原在湖邊，現離湖17公里之蒂亞華納科古城遺跡，最後再遠征復活節島，行程相當緊湊，團員共13人，由陳主任領軍，沒有導遊隨行，成員大都是腎臟內科同仁及親屬，我和太太搭便車參加。

11月3日由高雄出發，經香港、過境洛杉磯到秘魯首都利馬，在美國轉機，即使只是過境，仍要把行李領出，先辦美國入境，再辦出境，行李再re-check，人身安全檢查也超嚴格，除了要脫掉鞋子，掏空口袋，還多了一道全身掃描手續，全世界唯一。辦入境時，人龍排了長長好幾列，我那一關的移民官是

中年婦女，略顯福態，看起來像是印度裔，看了我的護照，很客氣說「台灣人很好，很有禮貌。」很可能11月1日美國剛開始對台免簽，實施才兩天，她不確定我的ESTA (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 是否有效，找來另一人確認，辦手續中，她一直跟我聊天，還問我「Taiwanese 與 Chinese如何分辨？」她說「Chinese是trouble maker，喜歡拿偽造的台灣護照，造成許多困擾。」最後還問我「台灣人的英語都講得跟你一樣好嗎？」「差不多。」「年青人呢？」「大部分講得比我好。」她叫我印了指模，並為我拍了照，然後在passport蓋了章，笑笑地說「祝你旅途愉快」「謝謝」。

11月4日抵達利馬(世界文化遺產1988)已早上9點多，從高雄起飛，在機上共23小時，機場轉機等候12小時，早已肢體僵硬，需要動一動，入境後，馬上市內觀光，車子直抵市中心的聖馬丁廣場，看看1821年領導秘魯獨立的首任總統的騎馬塑像，再走到武器廣場，西班牙式廣場建築都是一個模式，四周



圖 1. 有摩爾式精緻木雕陽台的大主教宮殿。



圖 2. 利馬大教堂。

都是教堂、主教宮殿、及政府機構包括總統府及市政廳，這裡也不例外，可以看到有摩爾式精緻木雕陽台的大主教宮殿(圖1)及宏偉的巴洛克式總統府和市政廳。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在1535年由皮薩羅下令建造的利馬大教堂(圖2)，一進去右手邊馬上看到非常顯目，上有金色大寫字母Francisco Pizarro(皮薩羅)的祈禱室(圖3)，參觀的遊客很多，我看了却百感交集，一個摧毀印加古文明的爭議性人物，印加人的後代不但不出聲抗議，還將他的遺骨供奉在首都最大的利馬教堂內供人膜拜，我百思不



圖 3. 上有金色大寫字母 Francisco Pizarro(皮薩羅)的祈禱室。

解。如果在西班牙馬德里看到皮薩羅的塑像，不會覺異樣，因為他功在西班牙，但在利馬還處處可看到他的塑像，感覺就很奇怪。

皮薩羅(1475-1541)是一個出身卑微的私生子，目不識丁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簽的老粗，1531年率領180人27匹馬的遠征隊，由巴拿馬向秘魯出發，正值印加帝國因爭奪王位兄弟鬩牆，國力衰敗之際，1532.11.16在卡哈馬卡(Cajamarca)，與印加國王Atahualpa相約見面，却突然出手，綁架了國王，拿了巨額贖金，(填滿囚室房間長6.1寬5.2高1.8公尺的黃金，約50噸，及兩較小房間的白銀)，又背信在卡哈馬卡的中心廣場當眾將國王以謀殺兄弟、

反對西班牙等莫須有的罪名，處以絞刑，國王為保持遺體完整，刑前皈依了天主教，同意接受洗禮，皮薩羅還權充其教父，事後皮薩羅將國王的妻子帶到庫斯科當情婦，她還為他生了兩個孩子，皮薩羅1533占領庫斯科，為了搜括黃金財寶，不惜毀掉燦爛的印加文明，1535征服全秘魯，後來，貪婪的皮薩羅與其伙伴Almagro因分贓不均，而起激烈內鬩互相殘殺，皮薩羅殺死Almagro，並將其兒子Almagro II放逐，1541 Almagro II的支持者，20人敢死隊衝入皮薩羅的宮殿行刺，亂刀砍死皮薩羅，他的屍體被草草埋在教堂庭院，以後又挖出來，頭與身體分別裝入兩個箱子，埋在教堂地下，1892為慶祝哥倫布發現美洲100年，在教堂庭院挖出了一具以為是皮薩羅的遺體，並將之裝在一個玻璃棺材內，在教堂展示了近一世紀，直到1977在整修教堂地基時，發現一個內裝有顱骨的盒子，上有文字紀錄「這是發現秘魯的皮薩羅的頭顱……」請來美國法醫團隊鑑定，終於1980確定這才是真正皮薩羅的頭顱，因為顱上有許多刀砍痕跡，還有外形與過去皮薩羅畫像也頗吻合，以後又找到遺體，頭與身復合，從此展示在教堂內。

接著到舊市區的聖法蘭西斯修道院(圖4)，參觀埋了約7萬人的地下墓穴，可見層層疊疊，整齊堆放的頭骨和大腿骨，不能照相，然後再去看黃金博物館(Museo Oro del

Peru)，雖屬私人，但印加古物收藏頗豐，值得一看，印象最深的是兩個幾百年前做過開顱手術，而且成功活存的顱骨，其中一個還曾鑲補一塊金屬片，可惜也不能照相，今日行程滿檔，省了午餐時間，多看了些景點，下午搭機赴庫斯科。

導遊在遊覽車上談了很多日裔前秘魯總統藤森的故事，藤森也是南美政治史上的一個異數，他沒有政治資歷，沒有黨派背景，沒有身居要職的朋友，沒有滔滔不絕的口才，沒有白人血統，甚至不能流利的講西班牙語，但却于1990一舉選上總統，而且于2000三連任，次年因親信爆發醜聞，被國會以「道德上不適任」革除總統職位，趁參加亞太經合會議，滯留日本不歸，日本為感念他在日本大使館人質事件中救出71名人質，發給藤森日本護照，拒絕引渡，引發秘日兩國關係緊張，幾鬧上國際法庭，2005藤森飛往智利，企圖回秘魯再參選總統，被捕解遞至秘魯服刑迄今，導遊說秘魯人對藤森的感情很複雜，老一輩人比較懷念他。

到庫斯科(世界文化遺產1983) Libertador旅館(圖5)check-in時，導遊指著大廳的一桶飲料說是古柯葉茶(coca leaf tea)，喝了可以舒緩高山症帶來的不適，庫斯科海拔3362公尺，當地人普遍都有咀嚼古柯葉的習慣，工作時可以提神，驅除飢餓感，減輕肌肉酸痛，此行在秘魯及玻利維亞每一個地方，包括hotel的





圖 4. 地下墓穴埋了約 7 萬人的聖法蘭西斯修道院。



圖 5. 住宿的 Libertador 旅館，下半部原為古印加石頭建築。



圖 6. 原為太陽神殿的聖多明哥修道院，下半身為原古印加神殿，上半身為修道院。



圖 7. 吃燒烤「天竺鼠」的「最後的晚餐」。

房間裡、早餐廳或的的喀喀湖遊艇上，都有古柯葉供泡熱茶，遊覽區小攤也都有販售，一大包才30-45台幣，喝了不少古柯葉茶，嚼了幾天古柯葉，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已是黃昏時刻5點半，離晚餐還有一些時間，趁天還未黑，趕快出去印加帝國首都看看，我們住的旅館就在以前為太陽神殿，現為聖多明哥修道院(圖6)的對面，正確地說應該是下半身為神殿，上半身為修道院，下面是印加地基，上面是西班牙建物的混合體。

在十六世紀以前，秘魯是印

加帝國的中心，版圖包括今天的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及阿根廷和智利的一部分，首都就是庫斯科，意為「宇宙的中心」「世界的肚臍」「離太陽最近的城市」，庫斯科的太陽神廟，成了中心的中心。

印加人特別崇拜太陽神，號稱美麗的太陽之國，自認為是太陽神的子孫，在庫斯科和全國各地都建造了巨大的太陽神廟，庫斯科的神廟是全帝國最輝煌崇高的政治及信仰中心，根據記載，太陽神殿牆壁內外皆鑲嵌著厚厚的黃金板塊，神廟內牆東面有一幅佔據整個牆面，純金製成的太陽圖，噴射著火焰的



圖 8. 兵器廣場內穿著各式印加服飾的隊伍，載歌載舞，背景是庫斯科大教堂。



圖 9. 廣場中間可見許多部落長者的祈福儀式。



圖 10. 街道旁賣早餐的小攤。



圖 11. 鵝卵石街道兩旁，都是西班牙人強建在印加石頭地基上的建築。

光芒，射線四周鑲嵌著寶石，牆內兩側，在純金的系列寶座上，坐著12位印加國王的木乃伊，尊尊衣著華麗，身邊是他們真人大小的黃金塑像，黃金花園內以金箔鋪地，庭院中擺放著用黃金製成的各種印加人所認識的動植物，西班牙人入侵後，將黃金珠寶洗劫一空，所有印加金銀珍貴文物全都溶成金錠銀錠，運回西班牙，後將神廟拆除，僅剩下半部和地基，以拆下之原印加建築石材，在原地基上面再蓋上教堂，將兩個截然不同的建築風格湊成一塊。

1650,1950兩場大地震時，上半部西班牙人建的教堂都被夷為平

地，教堂因而重建兩次，只有下半部原印加地基和石牆，絲毫未損，可想見印加石頭建築結構之精妙偉大。

在廣場向上凝望著那鼓狀圓形建築，所用石材與構造顯然與周圍不同，非常突出，我不禁想像起，在明媚的陽光照射下，盛裝威武的印加帝王高高站在鑲滿黃金，閃閃發光，金碧輝煌的半圓形陽台上，舉行儀式，四方來朝的臣民群聚在廣場，抬頭仰望王中之王的壯觀場面。

那晚進入餐廳，便看到牆壁上掛了一幅畫「最後的晚餐」(圖7)，是庫斯科教堂壁畫的複製品，比較





圖 12. 我常凝視石牆，試著想出拼湊的先後順序，總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有趣的是餐桌正中央擺的是當地知名料理，燒烤「天竺鼠」，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方，教會的「最後的晚餐」也會有不同的畫法，這讓我想起去年在馬其頓聖克里蒙教堂看到的，畫於1292的「最後的晚餐」，餐具是刀叉，桌子是圓的，桌上擺的食物是白蘿蔔。晚餐在融合印加竹笛、西班牙吉他和非洲鼓的等樂器演奏下，尤其是多年前安迪威廉斯唱紅的「老鷹之歌」，那晚才知是秘魯民歌，在源發地由原民以當地樂器演奏，聽起來更別具風味，餘音嫋繞，令人回味無窮。

餐廳出去不遠處就是武器廣場，雖然夜已深，有點涼，但廣場內熱鬧非凡，很多穿著西班牙服裝及各式傳統印加服飾的隊伍，在不同樂隊及樂器演奏下，載歌載舞(圖8)，廣場中間可見許多部落長者的祈福儀式(圖9)，很想加入他們歡樂，在印加首都這麼特別的地方，在這麼浪漫美妙的慶典時刻，睡覺真的很浪費。第二天問導遊是什麼重要節日，這麼熱鬧，導遊的回答讓我很意外「不是什麼特別節日，

印加人就是喜歡熱鬧，歡唱跳舞，好像開party，經常有。」

早上(11/5)天一亮，利用早餐前一點時間，出去走一走，先到武器廣場，昨夜熱鬧滾滾，人潮擠擠的情況已然不見，只看到背著書包趕著上學的學生，街道旁可見賣早餐或熱茶的小攤(圖10)

漫步穿梭在庫斯科鋪著鵝卵石狹窄的街道上，觸目所及都是侵略者西班牙人強建在受害者印加石頭地基上的建築(圖11)，強龍硬壓地頭蛇，整個城市幾乎都是，不管是廣場上巍然矗立的庫斯科大教堂和康帕尼亞大教堂，還是我們住的飯店，都是西班牙印加混合式建築。就像處處可見的西班牙人與當地印地安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兒，還有他們的服飾身上穿著五彩繽紛的傳統服裝，頭戴歐式氈帽，也都是混合體，見怪不怪。

仔細看，每一面牆的下半部，都由無數個大小不等，形狀各異的多邊角石頭，以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角度和結構，非常繁雜完美地切割和拼湊，鑲嵌得天衣無縫，我常用心凝視石牆，試著想出切割石塊的角度和拼湊的先後順序，總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圖12)，古代的印加人一定有非常高超，而且歷史久遠的建築智識和技術。

在寧靜無人的清晨，觸摸著那完美拼湊的石頭，似乎能感受到每一塊石頭都在傾述著遠古帝國的榮耀及半世紀來所受的委曲。